

近代化進程中建功神社的容顏與活動

魏可欣*

摘 要

「近代化」從歷史上來講，主要是指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一種以歐美先進國家所形成的價值為目標，尋求新出路的過程，帶有著西方化的內涵。日本的近代化經驗始於1868年「明治維新」時期，主要的兩大訴求在於「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本文擬透過建功神社建築風格的分析，擴及神社的祭祀活動及日本的神道思想，進一步地探討設計師或殖民統治者，如何藉由神社的建築容顏與相關活動，思考近代化相關問題。

關鍵詞

日治時期、近代化、建功神社、井手薰

* 作者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公共事務小組研究助理。

Facad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Kenko Shrin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WEI, Ke-Hsi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ly, means that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ake the value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find new ways.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is not merely the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racti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Japan began with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1868. The two main points are the Japanese industry breeding and business initiating policy to make the country ri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Kenko Shrine, the sacrificial rites, and Shinto thought in Japan.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architect and colonial government created the new style of Shinto Shrine by changing its architecture and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odernization, Kenko Shrine, Ite Kaoru

* Research Assistant, Public Affair Offic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壹、前言

今日南海路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的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圖1），前身其實是昭和三年（1928）完工的建功神社（圖2），由當時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課長井手薰（1879-1944）所設計。觀者若比較文獻照片上建功神社的建築風格，會發現它和一般熟悉的日式神社外觀迥異，關於它特殊的建築風貌，在學者黃士娟、溫祝羚撰寫的碩士論文中，對該神社的設計者、設置過程、神社配置、建築樣式、空間感等已有詳盡的討論。¹ 本文擬奠基於上述研究基礎，將建功神社置於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化過程，企圖經由對建功神社建築風格的分析，擴及神社的祭祀活動及日本的神道思想，進一步地探討設計師井手薰或殖民統治者，如何在殖民地臺灣，藉由建功神社建築容顏的打造與其相關活動，展現國家文化的主體性並思考新的出路。

貳、建功神社興建背景與設計師井手薰

根據黃士娟的研究，創立建功神社是始於臺灣神社宮司山口透的想法，其於1913年（大正2年）始，便向當時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建議書。² 然而，當時的建議未被馬上採納，直到1925年（始政30年），寰和律師向伊澤多喜郎總督提出建立神社之建議，伊澤親赴東京請加藤首相於國庫編列九萬元預算，後歷上山滿之進總督，工程終於在1928（昭和3年）7月完工，社號依總督之意見命名為「建功神社」，於同月14日舉行鎮座祭，祭神共有15,691位，其中臺灣人有3,530位。³ 基本上，建功神社主要為紀念及祭祀領臺期間因公殉職者及陣亡將士而設，上自總督府、下至民間的日本人士均極為重視，故有「臺灣的靖國神社」之稱。⁴ 然而，建功神社蓋好後評價不一，為此1932年該建築設計者井手薰還在《臺灣建築會誌》上發表文章，對材料、樣式、構造方式及設計

1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中壢：中原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以日治時期井手薰主導之建築活動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2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中壢：中原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119。

3 參見黃士娟，頁118-121。

4 〈建功神社或四月三十日舉行大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19日4版。

原則等作解釋，主張在材料方面應配合臺灣的風土，建築樣式要加上本土的樣式，構造方式採用最進步的西洋式手法，並融合臺灣及日本風格。⁵

井手薰畢業自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學科，屬於第三代的日本建築家，相對於第一代的基礎建立，二、三代除了對建築材料的掌握，更多了對建築風格或建築趣味的認知。1911年（明治44年）9月，他隨著該時代多數人奉行「報效國家」的使命來到臺灣，相較於其他日本建築師短暫駐臺，他在臺灣待了二十三個年頭，臺灣猶如他第二個故鄉。基於長期駐臺對臺灣氣候的了解及對建築材料及方式的掌握，在設計建功神社時，他很清楚為順應臺灣濕熱的氣候，避免白蟻問題，應該用西洋的技術處理新的建築材料，並預期新的材料特性會導致不同建築造型產生。基本上，關於新的建築造型，他認為必須符合日本神社內涵，且帶有讓臺灣人產生親切感的臺灣樣式。究竟井手薰是如何調合和、洋、本島等複雜的多樣風格及文化差異？以下擬就建功神社的建築風格作分析討論。

參、建功神社建築風格

研究者指出，神社為日本統治政策國家神道的重要一環，藉由強制性的神道信仰推動，以達皇民化的統治目的。⁶ 針對臺灣地區的「神社」，日本殖民政府頒布幾次相關的法令。根據陳鸞鳳的研究，第一個最詳細、最重要的法令，是大正十二年（1923）6月23日頒布府令第五十六號，共有28個條文，縣社以下的神社，舉凡與神社的創立、移轉、廢止、合併等相關的內容都具備，其它如神社域內的竹木砍伐、保護，也都有詳細規定。同年頒布府令第57號，對「社」和「遙拜所」沒有被列格的神社，也列入管理。隔年，頒布總內第一一三二號的「神社及社處理的相關要件」，則明文規定神社地點的選定。⁷ 基本上，建功神社屬於無社格的護國神社，主要祭祀對象為明治28年（1895）

5 井手薰認為建功神社材料必須進行改建，考量臺灣氣候，避免因為白蟻侵蝕腐朽，主張以混凝土、磚、鋼鐵等現代建築取代材料木材；樣式主張採用最進步的西洋式手法，除了帶一點西洋風格，另外還要加上臺灣風格，還不能失去日本風格；關於設計原則，他認為神社形式外觀上要避免完全模仿西洋式趣味，在本殿以外的各個部份努力加入東洋式的裝飾，本殿仍努力採用純日本式。參見黃士娟，頁132-133。

6 陳玲蓉，《日據時期臺灣宗教政策研究—以神道為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7 陳鸞鳳，《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以降，於臺灣戰死、準戰死、殉職、準殉職、殉難者。⁸

（一）整體布局：主建築體—相連的拜殿本殿

由金子常光於昭和9年（1934）所繪製的地圖《臺北市大觀》（圖3），可看出建功神社之相對位置，即位於臺北市南門町植物園內的武德殿旁，向著今日的南海路，女子高等學院（今國語實小）、第一中學校（今建國高中）在其對面。又，從當時印刷成明信片樣式的航空俯照圖（圖4）可見，建功神社被植物園的綠林環繞，朝主要幹道以半橢圓的過渡空間作為鳥居的設置地點，呈現直線性和單一性的空間布局，由外而內分別設參道、神橋與神池、長方形的水池（前端設有手水舍）、拜殿到最深處的本殿，附屬的空間如休息室、社務所等則往拜殿的左右兩側延伸，圍繞著長方形的水池與拜殿形成一個口字型的合院配置方式（圖5）。

此區建築體採中軸對稱，主建築體以錐狀短列柱撐起的圓頂與主牆面為中心，左右對稱開展。主建築體的設計，基本上是遵循主牆、立柱、側牆漸次低落，並以水平飾帶相互連結。主牆面中央，以垂直形的三連拱開窗作裝飾；左右兩邊的側牆，飾有短方形二連拱開窗；主牆和側牆以突出的假立柱作區隔。整體看來，主建築體的設計非常地簡潔，並無繁複的裝飾，且有意用顏色作為外觀變化。另外，主建築體和兩翼的附屬空間則以突出的廊簷設計做聯結，共同圍繞著長方形水池。整體建築共通的特色為採用鋼筋混凝土製造，表面施以不同的材料，鍾雅薰曾對材料做過分析，指出拜殿圓頂是混凝土之上鋪銅板，兩側的附屬空間及後方延伸的本殿則上鋪臺灣平瓦，而側廊屋頂則是覆上中國式青瓦。從材質的掌控，顯示井手薰對臺灣島的素材應用能力，也表明他擅於利用材質來區別建築空間和突顯建築樣式。⁹

8（大正三年）〈+/台灣招魂設立建議書〉《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保第33卷，第5門第5款6類5之5。

9 鍾雅薰，〈從建功神社看井手薰的設計理念〉，<http://www.bp.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4/06/102-1>。

（二）樣式

對井手薰而言，建功神社的設計如何融和和、洋、本島等複雜的多樣風格，無疑是他將面臨的最大挑戰。基本上，這樣的課題在井手薰的老師輩伊東忠太（1867-1954年）便已經開始實踐。伊東忠太以探索日本建築文化之自明性著手，在明治末期打出印度樣式；在大正、昭和又嘗試了中國風及泰式，試著將亞洲樣式導入日本近代建築，以對抗歐洲勢力。¹⁰ 在老師的啟發下，井手薰很可能也接受這樣的建築理論，以融和和、洋、本島等複雜的多樣風格，當作他實踐目標。若將建功神社的主體建築與竣工於大正15年（1926）明治神宮外苑的聖德紀念繪畫館做比較，會發現兩者共同的時代樣貌，皆以中央圓頂設計，除去繁複裝飾，呈現出簡潔清晰的外貌，以突顯新建築材料的厚重感。這時期的設計師似乎有意識地脫離原本歷史主義的學習，嘗試加入個人化詮釋。究竟井手薰所要摻入的「東洋式的裝飾」風格來源為何？以下筆者乃試著就不同的建築母題做分析。

a. 鳥居

學者的研究指出，建功神社的鳥居形式近似於臺灣傳統牌坊，成四柱三間，上鋪琉璃瓦，簷兩端飾有鴟吻，異於一般神社簡潔的鳥居樣式。但若進一步地分析會發現，它其實有很多的日式元素。首先就鳥居的構造而言，基本上是將日本三輪鳥居（圖6）與兩部鳥居（圖7）做結合，即以四柱三間為整體架構，加入稚兒柱、控貫，成為較繁複的結構。又，鳥居上鋪有圓筒狀的琉璃瓦屋簷，簷兩端飾有鯨樣的鴟吻裝飾，在日本傳統寺廟都可看見。建功神社的鳥居形式，相較於學者推論的接近臺灣傳統牌坊，筆者則認為是井手薰在雜揉多樣和式風格後的創作趣味，但他這樣的改良可能有意營造他所察覺到「臺灣式的稍微濃厚」，便於增進島民的親切感。

10 藤森照信（黃俊銘譯），《日本近代建築》2版（臺北：五南出版，2014年），頁237-240。

b. 長方形水池及圓頂

溫祝羚的研究認為建功神社主建築和附屬空間圍繞著水池於口字型合院的空間配置，容易令人聯想到伊斯蘭建築的視覺觀感。而建築的空間感介乎宗教與陵墓般的氛圍，基本上是伊斯蘭建築風格的重要特色，故建功神社的圓頂及神池設計，很可能是受印度的伊斯蘭陵墓建築所啟發。¹¹ 的確，建功神社圓頂設計方式，以列柱撐起半圓頂，可見於蘇萊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圖8）。又，主建築和附屬空間圍繞著水池於口字型的合院配置空間，亦參見於阿罕布拉宮（Alhambra）的香桃木院（Patio de los Arrayanes，圖9），而兩者皆以於建築主體外搭出廊簷式的走道作為表現手法。此外，建功神社拜殿內的裝飾極為簡潔，多以幾何造型作為表現，如半圓拱處有三個圓形飾，上方飾有長短相間的環形裝飾帶（圖10-1；10-2），此則讓人聯想到科爾多瓦主教座堂（Cabildo Catedralicio de Córdoba）紅白相疊的拱柱（圖11）。而拜殿外側迴廊窗櫺（圖12-1；12-2），繁密的幾何紋樣同樣讓人聯想與伊斯蘭窗櫺。從建築外貌、空間配置及裝飾紋樣等，顯現出建功神社與伊斯蘭建築風格的相似性，究竟設計師井手薰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汲取伊斯蘭建築風格？日後或許透過對其進一步研究，可以從文獻資料上找到更直接的聯繫。

肆、建功神社的祭祀活動與神道思想

「奉納」（ほうのう），意即以虔敬的祭儀對神明的奉獻、獻納。據林丁國研究指出，建功神社奉納乃由原招魂祭改制而來，於1908年開始舉行，以因公殉職、殉難的軍人、軍屬、警察、隘勇等為祭祀對象。通常在每年五月初舉行，全島以濁水溪為界，溪北在臺北舉行，溪南在臺南。臺北招魂祭，通常於武德殿（今臺北植物園內）舉行，上午行祭典、下午則是送魂式。每當招魂祭舉行之時，總督府文武官員代表、各廳內地人及本島人代表、有爵位、有勳位者、婦人團體、遺族家屬等一同拜奠。¹² 凡是曾為臺灣這塊土地犧牲者，不

11 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以日治時期井手薰主導之建築活動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頁33-34。

12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新北市，稻香出版社，2012年），頁238。

論官民，亦不分內地人本地人蕃人（原住民）均得以入祀。但必須經由當時臺灣總督府籌組「建功神社合祀者資格審查會」，審查通過後才可入祀，入祀的基本條件：1、戰死者；2、準戰死者；3、殉職者；4、準殉職者；5、殉難者。¹³ 即設立建功神社、配置神職，乃為使遺族及一般民眾於平時便於參拜。

然而1928年建功神社落成後，原招魂祭旋即廢止，各地只舉行遙拜儀式。同時，由臺灣體育協會舉辦第一屆建功神社奉納體育大會，從全島各地選拔運動健將進行比賽，藉此獻納、告慰神社中殉職人員之英靈。競賽項目計有男子軟、硬式網球（單、雙打）、女子軟式網球（僅單打）、中等學校棒、籃、排、曲棍球賽、田徑、游泳、馬術、弓術、銃術、柔道、劍道等項。競賽內容包含現代西洋與日本傳統體育活動，場地分散在內務局、專賣局、臺灣銀行、臺北一中、高等學校、圓山運動場、植物園武德殿等地。有趣的是，自建功神社體育大會舉辦後，此後競賽項目及參賽選手、觀眾人數更是屢創新高（圖13），同時也成為（全日本）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的臺灣區預選賽，即每年春季，在建功神社體育大會選拔成績優異的臺灣選手，以參加秋季舉行的全日本運動大會。¹⁴ 從原本招魂祭舉行到奉納體育大會的演變，建功神社舉辦活動的改變或許也表明了日本神道思想的轉變。

基本上，「神道」這個辭，出自於《日本書紀》（成於720年，即奈良時代前期的歷史書）對於日本神祇的信仰即是「道」，神道擁有自由的性格。¹⁵ 神道是基於尊重生命的概念所產生的宗教，「產靈」——也就是「產出、創造生命」的行為，被認為是最大的善行。這個「生命」不只是人類與動物之分別，就概念而言，人類所造出的各樣物品都涵蓋在其中。¹⁶ 明治維新，主要以引入歐美的科學技術、發展產業、組成強而有力的軍隊（即是「富國強兵」），但對於將國學思維銘記在心的庶民而言，新政府就應該要如國學所述，一定得要復興古代在天皇統治下，所進行的祭神形式。¹⁷ 另外，日本神社自古以來都會在晝夜同長的特別之日（春分、秋分）舉行御魂祭，明治政府則

13 林丁國，頁240-241。

14 林丁國，頁241-242。

15 武光誠，《日本神道文化圖解》（臺北：商周出版，2008年），頁21。

16 武光誠，頁34-35。

17 武光誠，頁138-140。

將招魂祭擴展為奉納體育大會，同樣於春季、秋季舉行，或許別有鼓勵運動精神，強健人民體魄的用意。由是觀之，日本的神道思想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時推移。

伍、小結

日本「明治維新」的近代化經驗雖以「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為兩大訴求，事實上，卻產生相當程度精神性的質變。以井手薰設計的建功神社為例，他大膽地改變了神社建築既定樣貌，如傳統以屋頂形狀分為平入、妻入和複合社殿的神社建築形式，他看似捨棄不用，改採西洋建築技術，設計出雜揉東洋（日本、臺灣、伊斯蘭）趣味的新建築樣貌。對設計者而言，這充滿實驗性的建築經驗，像是他在思考如何將日本融合於世界的過程，即建功神社的建築樣式如鳥居、神橋、神池、手水舍、拜殿、本殿等都是可以改變，但屬於日本文化內涵的元素，如神社整體空間配置，由參道→鳥居→神橋→神池→手水舍→拜殿→本殿；祭祀核心——本殿，基本上，不太改變。

對於國家主體——日本而言，藉由「神佛分離令」及宣告「以神社作為國家祭祀」實行的國家神道，舉凡神社的創立、移轉、廢止、合併、地點、方位等都必須經由國家法令規定，促使宗教力量減弱，雖有助於富國強兵，但卻很可能變相的造成軍國主義。而從招魂祭擴展為奉納體育大會，同樣地具有使宗教朝世俗化發展，有助於大眾參與。總之，將建功神社置於日本近代化脈絡的觀察會發現，不論是神社興造或祭祀活動都呈顯較大的實驗性，但此階段的實驗已不是全盤西化，而是會將日本文化傳統納入考慮，試著找尋關聯，以便將目光擴展至世界。

參考書目

-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新北市，稻香出版社，2012年）。
- 武光誠，《日本神道文化圖解》（臺北：商周出版，2008年）。
- 陳玲蓉，《日據時期臺灣宗教政策研究—以神道為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 陳鸞鳳，《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中壢：中原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以日治時期井手薰主導之建築活動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鍾雅薰，〈從建功神社看井手薰的設計理念〉，（<http://www.bp.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4/06/102-1>）。
- 藤森照信（黃俊銘譯），《日本近代建築》2版（臺北：五南出版，2014年）。



圖1 南海藝小天壇展場



圖2 建功神社（《臺灣記憶》資料庫）



圖3 金子常光於昭和9年（1934）所繪製的《臺北市大觀》（《臺灣鳥瞰圖1930年代台灣地誌繪集》）



圖4 建功神社俯照圖（《建功神社繪葉》建功神社社務所）



圖5 建功神社社殿（《建功神社繪葉》建功神社社務所）



圖6 三輪鳥居



圖7 兩部鳥居



圖8 蘇萊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



圖9 阿罕布拉宮（Alhambra）
的香桃木院（Patio de los
Arrayanes）



圖 10-1；10-2 建功神社拜殿內的裝飾
（《臺灣建築會誌》，第4輯第1號）



圖11 科爾多瓦主教座堂（Cabildo Catedralicio de Córdoba）紅白相疊
的拱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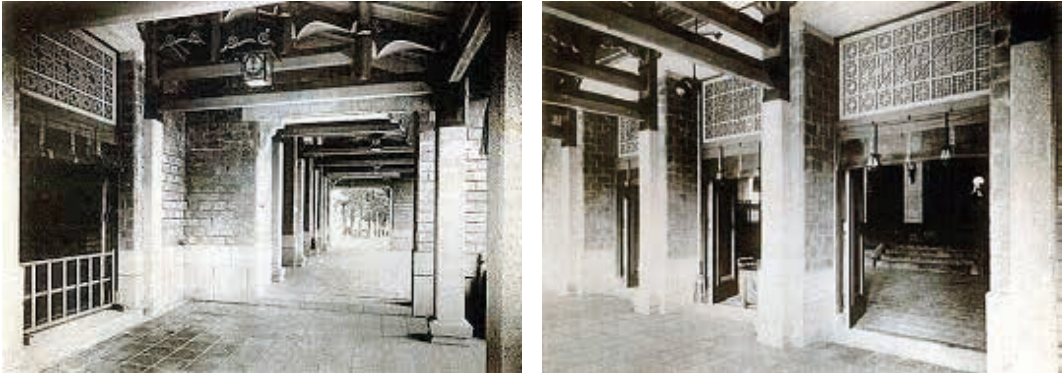


圖12-1；12-2 建功神社拜殿外側迴廊窗櫺（《臺灣建築會誌》，第4輯第1號）



圖13 第12回全島選手權排球大會暨第2回全島公學校教員排球大會於1940年（昭和15年）9月21-22日（日本紀元2600年）於台北第一高女校庭舉行，男子一般部由台北團獲得優勝，州對抗教員由臺北團獲得優勝。比賽選拔到日本參加第11回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其中有兩位台灣人，一位是陳添富（後排右五）另一位是張剛輝（前排左一），其餘皆是日本人。